

新穹越

Vampire's
Romantic Love

柳暗花溟

著

LIU AN HUA MING
WORKS

姐姐有毒

下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Vampire's
Romantic Love

柳暗花溟

— 著 —

姐姐有毒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三卷

梦，汇成了海

我要你活得快乐，偶尔甜蜜地想起我。

那样的话，就算身在地狱，我也会歌唱。

我最亲爱的，不要哭。

倘若我死了，我会因为爱着你，而了无遗憾。



第一章 代价



醒来时，我一度以为自己做了个超级可怕的噩梦。我觉得我还在哈德斯岛上，待会儿上图书馆时会遇到那个人抱着那本厚得变态的血族年鉴翻着，长长的腿架在桌子上，面部冷酷坚毅的线条被金发的闪光衬得柔和起来，漫不经心又高高在上地对我说：“谁允许你研究我的家族史来着？作为一枚棋子，你踏过界了。”

其实，他是个不容冒犯的人，我却拂了他很多次逆鳞。

要不，以后对他好吧？

我甜蜜地想，心头一软。然而这念头一出，那剜心剔骨、凌迟般的痛浪涛般汹涌而来，我避无可避。

他死了！

就死在我面前，从容赴死，脸上甚至带着释然的微笑。

他离开了我，永不重逢。

我哽咽着醒过来，连气也喘不出。一只手温柔地轻拍在我的背上，不用看，我直接哭倒在他的怀中。

“师兄，带我去找他！师兄……”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要是……”师兄的语气里满是真诚的遗憾和疼爱，“我能替他死就好了。”

姐姐有毒

不，我不要里昂死，但也不要师兄死。我不想任何我爱的人死，可事情为什么会到这步田地？

我乱哭一气，但那痛苦半点不减轻。不过我终是累得脱力了，被师兄半哄半劝着又躺回到床上。

“这里是哪儿？”我无力地问。

“我们已经出了荆棘镇。”师兄站到窗边，凝视着外面的灯火，“是邻州，我的私产。”

我觉得他是有话要对我讲。果不其然，他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：“小乙，我不知道怎么会演变到这样，但他，那个血族亲王……”

“我睡了多久？”我把那无边无际的痛感压了下去，逼着自己冷静下来。尽管我不能接受事实，但我必须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“两天。”

“你的伤？”我打量了下师兄，见他浑身上下都清清爽爽，好像没受过伤，脸色却苍白憔悴，看起来像是大病初愈的样子。

他，也很辛苦吧？但至少，他还活着。

心又扭了起来，吓得我立即抚平，深呼吸了好几次。这时候，我不能被情绪左右！

“外伤全部消失了，内伤要恢复一段时间。”师兄老实地说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立即明白，是里昂用他的血救治了师兄，不然有谁能在血要流干的情况下，外表还看起来毫无损伤？

“小丁呢？”

“在隔壁房间。”

“里昂呢？”我突然问，期望有奇迹发生，得到不一样的答案，真是可笑又可悲。

师兄没说话，而是回到床边，握住我放在被子外面的手，“那天我去赴约，才知道我和他的约定已经泄露，他被绊住，而我受到了袭击。他救了我，是为了你。他觉得他离开后，只有我才能照顾你、保护你，不计任何代价。”

“伤你的人是谁？”

“就是那三个血族长老。”

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据那天我所看到的情况，那三名血族长老是顶级的血族

成员，也就是说，活得比李斯特还久。如果说李斯特是第七、八代吸血鬼，那三个长老绝对是五代以内的。师兄能和李斯特打个平手，但面对那样的高手，还同时面对三个，其凶险可想而知。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可我能想象，当时死神肯定已经拿着镣铐，蹲在角落里，随时准备上前把师兄带走。

怪不得，他那天伤得好像浑身的血都流干了似的。而里昂要治好他的伤，付出的代价也一定很大。

“还好那个血族亲王及时出现。”师兄很平静，至少外表如此，好像才经历生死劫难的是别人，“虽然他只活了八百多年，比李斯特还少很多，但他非常强大，就像咱们人类中有异能的那种。而且，他出现得出其不意，所以就在那三个血族长老和李斯特的眼皮子底下劫走了我。那种能凝结水晶体的法术又隔绝了我们身上的血气，这些安排足以使他能到那间小木屋去，与你告别。他自知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，所以做了安排。”

师兄说得太直白，结果那话就像世间最锋利的刀一样，狠狠地割在我已经血肉模糊的心上。猝不及防之下，痛得我身子都缩成一团，恨不得回到无知觉的黑暗中，再也不要醒来。

“那种神奇的法术并不是鬼牙戒指的功劳，他本身就有这种法力，鬼牙戒指只是辅助他把水晶结界结得更大、更容易。他把我们师兄弟三人沉入湖中，就是为了不让李斯特和那三名血族长老发现我们的藏身之处。毕竟，那三名血族长老不能在此地久留，他们也不可能想到我们就藏在附近的湖中。他提前弄昏了我，只要我从昏迷中醒来，我就有能力把你带出荆棘镇，李斯特绝对不敢越界来挑衅狼族。我虽然不能动弹，可却能感知到周围的一切，就好像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。”

“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，比亲身受死还难受，对不对？”我惨笑。

师兄握着我的手紧了又紧。

他好像要为我找点事做，要让我的大脑一直转动着以转移痛苦，所以他没回答我的问题，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，“那天天一亮，李斯特和那三名血族长老就躺在灵车内的棺材里离开了。”

“他……”我不是不明白师兄的好意，但我总不能彻底相信，里昂真的就这么消失在了天地间。

“他成了焦骨，我埋葬了他，就在湖边。”师兄叹了一口气，“抱歉让你看到一切，小乙，我本不想让你那么难过。”

“打电话给D先生！”我腾地坐起来，“我必须弄清事实。我要报复！”

“你傻了吗？”师兄按住我，“P先生死了，据说是那个血族亲王杀的。你觉得，D先生还会理你会吗？他不杀掉你给P先生报仇就不错了。诚然，他热爱人类，他喜欢你，他与我友情深厚。但你该知道他和P先生的感情，爱了几百年而不得。现在P先生横死，他必然疯狂。”

“那找开特！如果他没死，作为里昂的头号亲信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”我的反应很快，因为我要报复。

必须有人，为我永远的痛苦付出代价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没有再流一滴眼泪。除了夜里，我抱着被子，咬紧牙关，把哽咽声全闷在黑暗之中。痛苦和内疚，那份来不及的遗憾令我坚强，哪怕只是暂时。

“你不能出现在哈德斯岛上，那太危险了。”当我冷静下来后，师兄对我说，“李斯特知道你我都没有死，也知道咱们要调查一些事情，所以必然有所防备。还有D先生，他熟悉你我的行为方式，不容易瞒过。”

我沉默，知道师兄说得对。

如今的哈德斯岛，于我而言无异于龙潭虎穴，虽说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但却不能只身犯险。到现在我才深刻体会到，以前我可以在月光情人拥有特权，只是因为那个人在我身后。

如今，他不在了。

但，我有办法了解事实真相，然后为他讨个说法。我不管谁对谁错，我不管正义与邪恶，我不管什么规则道义，总之谁伤害了他，就一定要谁血债血偿。

我想到了珠儿，开特的人类女友，坚信那阴阳怪气的家伙深爱自己的可爱姑娘。她经常上岸采购生活用品，以前还帮过我，我知道她经常出没的地方。

“用笨法子，守株待兔。”我决定，“师兄放心吧，我回荆棘镇，亲自去找珠儿帮忙，易个容就行了。”

“如果珠儿不出现呢？”

“我就一直等下去，因为这是唯一上岛的办法。”顺便，我需要近距离感受一下荆棘镇上的气氛。

“可照你所说，珠儿只是作为移动血库而存在，地位低下，她怎么能掩护你上岛？”

我对师兄摇摇手指，“其实……我本人不必在岛上露面。”

师兄的目光与我相对，我坚定地回视着他。“小乙，我才突破这层修为不久，运用得并不熟练，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而且，我找不到能为我护法的人。”他叹了口气。

“师兄，这值得一试，我也必须冒险。难道你不想知道D先生的情况？”

师兄性情清冷，能成为他朋友的人很少。他虽然不说，却十分珍惜与D先生的友情。再者，因为我们让D先生帮了很多违背人家种族利益的忙，却又眼看着他失去永生至爱，师兄心里很愧疚。

我懂。

“至于护法的人，我觉得小丁可以。”我继续说。

师兄有些疑虑。

只是我非要为里昂做点事不可，不然我一定会心痛而死。纵然这次又为难了师兄，但承担最可怕后果的人是我。而我，不惜任何代价。

“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，就是他吧。”师兄摸摸我的头发。

我知道，他同意了，于是我去找小丁谈。

中隐隐于市，师兄的私产地处繁华区的高档公寓楼顶层，足有三百来平米，带一个配小泳池的天台。我不知道师兄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，毕竟我重新见到他时，他是个欠债很多的滥赌鬼。不过我想，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秘密，所以我从不问他。

“你叫那个姓马的放开我。”布置简洁明快的大房间里，小丁光着脚，蹲在墙角。他的一只手上拴着一条以法术淬炼过的银链子，幽黑的眸子闪烁着愤怒和屈辱，看起来像被困的小狼一样可怜。

可惜啊，拴住他的人才不是狼，而他则是小吸血鬼。

多么讽刺，我神宵门中四人来到西方世界，一个彻底沉沦，一个痛失所爱，一个成了狼王，一个是血族的后起之秀。当初是否有人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局面呢？我们的出现，我们的变化，我们的人生，是巧合还是人为？或者，冥冥中自有定数，红尘中茫茫轮回。

“我姓马，你也姓马。”我微笑，“这样，你还会生我的气吗？”

那链子材质奇特，虽然是以法术淬炼过的，但只要不挣扎就不会伤到皮肤，但只要动了扯断链子的念头，被束缚者就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而且绝对挣脱不了。我怀疑，这是狼族预备来对付血族的，但为了我，师兄提前泄了底。

“我是威廉。”小丁赌气。

姐姐有毒

我立即生气地道：“你忘记我说过的话了？你是马小丁，永远是马小丁！”

“姐姐……”小丁可怜巴巴地叫了我一声。

我心软，拉他坐到床上道：“师兄给你戴上这个，不是恨你，而是怕你做错事，伤害到自己。你还没有回忆起以前的事，很多情况你不能明白。可是，你不信我吗？难道，你觉得我会害你？”

小丁没被束缚的那只手，环住我的肩膀，虽然从眼神上看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但从动作上看，他绝对已经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，高大强健得可以把我圈在保护之下。

“姐姐，其实你要我做什么，只要告诉我，我一定会照做。好比你说让我坐在天台上不动，就算出了太阳，我也不会离开的。”他说得特别认真，自成为吸血鬼后就变得愈发妖艳夺目的脸上，一派真诚。

“姐姐怎么会让你晒太阳？但你记得，不管以后有人对你说什么，甚至你亲眼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让你不快乐的事，误会我的事，你都要来和我确认一下，好吗？”

他重重点头，犹豫一下又说：“亲王殿下，我的父亲，被太阳晒成飞灰了是吗？我听到……你和姓马的……好吧，我叫他一声‘师兄’，我听到你们说话。”

“不要提这个。”我抓紧胸前的衣服，忽略的痛楚又清晰起来，“我能信赖你吗？”

“我保证，我以血族和男人的尊严做双重保证，我只忠于你一个人。”小丁举手发誓，“只要你不抛弃我，永远陪在我身边。”

“别乱发誓。”我打掉他举在头顶上的手，嗔怪，“如果真有一天，我们的命运发生冲突，我宁愿你背叛我，也不要你受苦。”这是母性和母爱吧，宁死也要保护孩子。

小丁目光闪闪，显然感动了，高兴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又把我整个人搂在臂弯里。

而这边的事一处理完，我们三人便回到荆棘镇，住进最不起眼的、脏乱到吸血鬼们绝对不肯踏足的汽车旅店，然后以电影化妆的手法，化身为死在繁华街口都没人注意到的乞丐，坐在珠儿经常购物的那家商场出口。

我等。

佛祖道祖上帝老天爷都眷顾我。

我坚信。

因为我等了不到两天，珠儿就出现了。

在确定方圆一公里内没有监视者后，我上前相认。珠儿很惊讶、很激动，随后就红了眼，“开特被领主大人关押起来了。”

我拉着她迅速闪到个无人的角落，先打听了下岛上的情况，又说明我要做什么事。在我做了要救出开特的承诺后，她毅然答应做我的“宿主”，害我以为自己是寄生虫。

男人，你们知道女人为你们做出了什么牺牲吗？我看着珠儿，再三嘱咐她不要流露出特别的情绪。

“你放心。”她用力点头，“不是我有当间谍的潜质，而是自从开特被领主大人关押后，我每天都跑去见开特，可他根本不理我，为此我情绪失控很多次了。不管我做什么，所有人都当我是发疯了。”

“那就赶紧回吧，记得不要露出马脚就行。”我没有多逗留，在目送珠儿的身影消失后，立即回了汽车旅店。因为是白天，师兄在打坐，小丁躲在壁橱里睡觉。

我犹豫了下，在师兄面前坐下。

“我等到了珠儿，也与她谈过了。”我小心翼翼地说。

师兄微微睁开眼睛。

“开特被李斯特关起来了，说要送到长老会审判，罪名是不敬领主。据猜，可能会被驱逐。这种惩罚并不严厉，但他未必会接受这种侮辱。李斯特还有可能做手脚，直接让他死掉了事。比如，栽赃陷害他知道里昂的谋杀同族行为而没有举报；或者，找非血族中人在押解途中动手杀死他。”

“李斯特占领了哈德斯岛？”师兄微微皱眉。

我摇头，“正因为不能，所以他才会迫害开特。珠儿说，虽然他是领主，但本州的吸血鬼大多生活在哈德斯岛上，臣服于里昂。以前威廉十六还在的时候，也只是顶着个空头衔。不过威廉十六是享乐主义者，没什么野心，也就相安无事。现在里昂不在了，群龙无首，李斯特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所有人。”

“那些人就此弃了旧主吗？”师兄忽然冷笑起来，“都说吸血鬼保持着贵族特性，分外忠诚，原来不过如此。当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，人走茶凉。”

“不，珠儿说，本来很多人不服李斯特的。他平时行事就乖张古怪、喜怒无常，根本就没有一点领袖气质。可是……”我咽了咽唾沫，“D先生旗帜鲜明地跟

他站在一起，你也知道D先生人缘很好，很有号召力，所以……”

“可怜。”师兄只说了两个字，叹息一声。

我知道，他说的是D先生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和D先生是一样的，我们都爱得来不及。而我对他也有亏欠，我答应过，把P先生给他带回去。

“不过，李斯特虽然算是成功地统领了本州，但哈德斯岛还是不属于他。血族规则，一人之罪，不及子孙，所以刘易斯拥有继承权。只等找到他，那个岛和月光情人以及所有的财产就都是他的。”我对师兄说着了解来的基本情况，在说到刘易斯的时候，心头一抖。

他去了哪里？为什么现在还不回来？难道，他又沉睡了？如果是这样，难道要把哈德斯岛便宜给李斯特吗？

“和珠儿约好时间了吗？”

我点头，说了具体的安排。师兄此时也不再犹豫，和我商定了一些细节，然后又去打坐。

当晚，我们搬到了郊区那间房子。因为是晚上出行，小丁兴奋得东张西望，闹得我很奇怪。难道他成了吸血鬼，在他眼中，以前常见的景色也不同了吗？

一路上，师兄故意放纵小丁，可小丁却没做任何出格的事。我知道这是师兄对小丁无声的考验。现在他彻底通过，师兄就能放手为我施展灵魂出窍之术了。

那一天，天气有些潮湿阴冷，一点也不像春暖花开的季节。地窖中，连烛光也似被水汽包围着，光线闪烁暗淡，珠儿背身坐在靠近门边的地方。师兄身处地窖中央，身外以符水画了个奇怪的形状，手指掐着法诀，盘膝静坐。而我，则躺在墙边铺得又厚又软的床上，小丁就坐在我旁边，一脸忧虑地看着我。

“喂，你是师兄的护法，守着我做什么？”我尽量用轻松的语气笑说。

“我担心你。”小丁凑近了，盯着我的眼睛，“你会回来吧？”他好像感觉很不安全，必须由我给出确定的信息。

我坚定地点头，“我一定会回来，不然你这小子可就无法无天了？”

“姐姐，放弃吧。我帮你潜回哈德斯岛……”小丁求我。

我一摆手，“你们不要忘记了，虽然我是资质最差的，但我也是神宵门人。看不起我怎么着？我就那么差吗？守心固念，我能做得很好。快开始吧，不然珠儿赶不上最后一班回岛的船了。”说着，我闭上眼睛。

师兄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嘱咐珠儿不要紧张，要小丁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保证没人打扰到他，然后施法而为。那阵法骤然放亮，金光流动有如一堵光墙。我



看着那光，身子渐渐轻似羽毛，宛如陷入时间和空间的洪荒。

我感觉自己掉到了一条河里，头顶似有光，那种喘不上气来的窒息感令我本能地拼命往上“游”。四周有很多力量拉扯，还有无数嘈杂的声音，令我想顺着水流沉没，但我守着道心，不理外物，坚定向上。好像很久后，我在快憋死的刹那，浮上了“水面”，眼前一片光明。

我的角度很奇怪，似乎是从天花板上往下凝视。我看到了我自己、施法的师兄、护法的师弟，还有作为容器的珠儿、闪烁的阵法。我知道我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肉身，这种俯视的感觉很快乐，我心想要不要飘出去，像云朵和轻风一样飞翔。

“呔！”师兄突然断喝一声，同时双手虚空画符，符光向我打来。

我吓了一跳，如遭重击，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突然下坠。站稳时，我周身温暖，像一颗种子埋在了泥土之中，可是却听得到、看得到、感觉得到周围的所有事物。

“小乙，记得守心。”师兄轻呼一口气，差点向后仰倒，幸好小丁扶住了他。

我再看时，阵法已经不再放光，地面显得凌乱不堪，地窖中烛光齐灭，只师兄手中的光明符在照亮。

“我会谨慎行事的，你们安心等我回来就好。”我说，惊讶地发现是珠儿的声音。

非常好，我成功地附了珠儿的体。

一切是虚无，我意念回缩，抱元守一，不染外物，也不被外物所染。虽然借着珠儿的眼睛看，珠儿的眼睛听，珠儿的四肢做事，珠儿的声带说话，但在不需要时，我不左右她的行事，只感知着。

于是她的意念成了主导，站起身，摸摸自己的身体，惊讶地说：“小乙在我体内吗？很奇怪，感觉好像吞了一颗软软的东西。胸口发凉时，就是她出现吗？”

“是。”师兄点点头，“她不会伤害你，当她上了你的身，不要强行与她争夺意识。此行快去快回，灵魂不应长期离开肉身，不然会出问题。”后半句，倒是对我说的。

珠儿嗯了一声，提起大包小包的东西准备走。那些是我提前买好做掩护的，毕竟珠儿上岸就是为了采购，什么也没买的话，容易引人怀疑。

“我带你遁到商场的地下停车场，会小心不让人看到，也不让摄像装备拍到。你到那边后再叫车去码头，以防有人调查你的行踪时对不上号。小丁，守着你师姐。”

事无巨细，师兄都安排得有条不紊，令珠儿能顺利平安地带着我回到哈德斯岛上。在上岛的刹那，我的心突然一酸。那个人不在了，这个岛于我就再没有意义。可是，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在这里。后岛的沙滩上，月光情人的顶层天台，舞厅内那个古怪的椅子，我的房间，他的房间，图书馆……

原来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拥有了很多不能遗忘的过去。而他，又怎么能消失在我的生命里？

“咦，我为什么突然感觉很伤心？”珠儿低声嘀咕，手按胸口。

“别三八了，快带我去找开特。”我用意念传达我的话。

珠儿学西子捧心状，神情古怪地回到自己的住处，然后又打扮了一番，才跑去关押囚犯的地牢。我发现，一路上不管她什么怪样子也没人理会，甚至，都没有人想吸她的血。因为她看起来，精神不大正常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地牢并没有看守，因为牢门是以法术淬炼过的银制成，上面还雕刻着咒文。除非有开门的特制钥匙，不然没有任何一个吸血鬼能强行出来，不管活了多久，有多深的道行也一样。

“开特……”珠儿的声音哆嗦着，带着点哀求的意味，“我就跟你说几句话。”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从来没当你是女友，而是当移动血库。”开特躲在黑暗的阴影中不肯露面，“过几天我就会离开本州，自然会寻找新的血库。我厌倦了一种口味，所以我仁慈地给你自由。”

“血库也没有关系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。”珠儿哭了，因为我附了她的体，也自然地感到悲伤。这傻妞！

“滚开！”开特吼了一声。

“珠儿，走近些，说话但不发音，让开特看到你的唇动，就说你有我的消息，让他过来和你说话。”珠儿定了定神，走到牢门边，手紧紧握着栏杆，就像要从其上获得力量，照我说的做了一遍。

“你疯了吗？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开特似乎很厌烦。

珠儿瑟缩了一下，我在她身体里鼓励她继续。

于是，珠儿把动作加大，把速度放慢，又无声地说了几遍。

我确定开特不懂唇语，但珠儿却成功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站起身，慢慢从黑暗中走出。

珠儿激动地落泪。

“让他把手搭在你的手上，小心别碰到栏杆。”我又吩咐珠儿。

珠儿执行。

开特犹豫了一下，大约看出珠儿今天的情况奇怪，很可能有重要的事，犹豫着照做了。

在他们的双手触碰的一刹那，我感觉到了珠儿的幸福，却不得不一咬牙，抢占了她的意识。

“我是马小乙。”我把意念直接通过他们肢体的接触，传入开特的大脑，并没有开口说话。万一有窃听的人怎么办？因为大意，我们输得彻底，所以同样的错误绝不能犯两次。

开特很吃惊，眉毛都扬起来了。但他不愧是活了几百年的人，城府深得很，脸色立即恢复了平静。

“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会更清楚地听到我的话，我也能接收到你的回答。”我又说。

开特点了点头。

“为什么回来？”开特很不解，但又有点期盼。

“来为亲王殿下收债。”我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那我一定配合，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一切，你所知道的一切。”我很用力地告诉开特。

“他深深地爱着您。”这是开特告诉我的第一句话，对我用了尊称，声音很沉痛。

我心如刀绞。
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可惜为时已晚。

“他为什么爱我？我有什么好？”我哽咽，“他活了八百年，女人于他而言只是调剂品，我还是口味最差的那个，为什么他对我动真情？我宁愿他讨厌我！”

“是啊，为什么呢？”开特苦笑，“爱情简直是没有道理的感情。本来，他应该恨您。因为在八百年前，他的被刺就与您有关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“我的前世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不太懂所谓的前世今生。”开特摇头，“不过在他还没成为吸血鬼时，我就是他的贴身近卫，一直陪伴他到今天。”

“你是他转变的？你是他在血族中的第一个孩子？”

“是的。我在他的尸体前自杀，他为了救回我，给了我永恒的生命。于是我发誓，永远忠诚于他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，难免有些震惊，随即又觉得哪里不对，疑惑地道：“可我听说，血族中人必须摆脱了新生儿的身份后，才有力量初拥。当时他才被刺，也才变成吸血鬼，又怎么能转变你？”

“他不同，他是范伦丁家族的人，还有可能是除了兰斯洛外，最强大的一个。”开特老实地说，“这个你得去问刘易斯，他们家族有秘密，从人神大战，世界分为两极后就有的大秘密。”

“刘易斯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
开特摇了摇头，“李斯特也在找他。我请求您，一定不能让李斯特找到刘易斯，请您保护范伦丁家族最后的血脉继承人。”

“我一定尽力，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但我拼了命也会保护他。”这是我唯一能为里昂做的。

“我衷心地感谢您。”开特很诚恳，以眼神向我行礼。

我眨了下眼睛，表示承诺。

“说说八百年前的刺杀。”我又问，心乱如麻。如果我的前世真的杀了他，他不是应该憎恨我，应该报仇吗？

“他的遇刺是个谜，但我知道，是一个来自东方的女巫刺杀了他。”开特慢慢地说，“我听到异常的动静后赶到，只来得及看到那东方女巫消失。”

“消失？”

“是的，消失。”开特呼了口气，沉浸在回忆中，“我看到亲王殿下下的胸口插着一把样子奇特的、细长的剑，而刺客的胸前插着亲王殿下从不离身的匕首。”

“天哪，同归于尽！”

“我不能确定。毕竟东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神秘的，并不了解，那个年代就更是如此。而那个女巫是蒙着面的，因此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您的前世。只是她行动的手法、奇妙的法术、纤细的身段、乌黑的长发和那双黑眼睛暴露了她东方人的秘密。亲王殿下身为人类的生命是结束了，但那个女巫却化为黑沙，混在地

上的一摊血迹里。所以尽管她受了重伤，但谁也不能确定，她有没有与亲王殿下同时死去。”

“随后再没见过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开特叹气，“不过当您出现，对亲王殿下使用一种法术，就是那种能随意控制他疼痛的法术时，他意识到您可能就是八百年前的刺客，或者是她的传人。”

“六丁玉女印。”我喃喃自语着，冒出了一身的冷汗。

能用这个印法的，只有我们神宵派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当年杀他的不是我，也是我派中人。当年的里昂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人，他面对的只是残酷的战场，用了残酷的手段，身为没有利益关系的神宵派，没有理由去刺杀他。难道，还有其他隐情？

我头都大了，一个谜还没有解开，更大的谜团就扑面而来。